



鬼戲

燈尾集之一



MG
L234
306

鬼

戲

夜窗書屋藏版之一



3 2167 7621 5

徐

訥著

B 391055



目次

子諫盜跖	一
難填的缺憾	三
荒場	五
心底的一星	九
女性史	九
遺產	一五
人類史	一七
鬼戲	一九
志忑	一九
水中的人們	二七

子諫盜跖

一九三二稿

時：那個時候。

地：太山之陽。

人：盜跖，孔子，柳下季，顏回，子貢，侍者，從卒。

佈景：盜跖之行營，佈置簡單。幕開時盜跖與柳下季對談，武士們在遠處來往上下。

季：我以爲人是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孔子同你人生觀不同是可以說……不過他也有他的人生觀。

盜跖：他的人生觀就是虛僞，機巧，東跑跑，西鑽鑽。無非想做官就是了！

季：他想做官也是想實行他的主張，他的對於國家與天下的理想。

盜跖：想實行自己的主義，就到隨便那國諸侯那兒去做官嗎？

季：這不過是一種手段。

盜跖：我說你別傻，聽他那一套，他就無所謂主張，只是隨機應變，見鬼說

鬼話，見人說人話，吹吹牛，拍拍馬就是了。

季：不過他的最後目的是有理想的。

盜跖：這就是做官發財。

季：不過他是很有學問的。

盜跖：哼！不過是些吹牛拍馬的學問吧了。你說他有主張，爲什麼不寫些有

系統有主張的書出來？

季：我想將來總會寫出來的。

盜跖：決不會寫出來的；一有固定主張，他還能到處去鑽麼？只有你們這些

傻子受他欺騙。

季：……

盜跖：大丈夫要實行主張，就自己來幹；什麼東跑西鑽，向那些混帳的謬侯

那兒去做走狗。老實說，這就是告訴我們，他的主張是做官發財罷了。

季：假如他來見你怎麼樣呢？

盜跖：看你的面子就不見他，不看你的面子就殺了他。

季：你難道不願意以你主張去折服他的主張麼？

盜跖：根本是立場不同。這種無法改良的人，是只有根本除去他才行。改造社會像耕田，未長的稻麥，可以改良他，這些野草難道還可以改成稻麼？

季：那末你不打算見他了。

盜跖：他同你說要來見我麼？

季：是的，他是想見見你。

盜跖：他同你怎麼說？

季：他說我也算一個才士，應當勸你，使你這樣大材能夠作些大事業，才能算兄弟之親。因為我不能做到這一步，所以要來見見你，也許這幾天

裏就會來見你的。

盜跖：大事業？我這樣不是大事業麼？一定是做官，做走狗，稱孤道寡是大事業麼？真是狗屁！我們這裏九千位朋友，都是耕田做工的，我們就要打倒那般自以爲大事業家而一事不做的人，要殺的就是那些手不動，腳不動而刮了好些錢的人。我們要個個人都平等，同樣的做工，同樣的吃飯，這就是我們的大事業。

季：他要來見你，你不正可以用這些話同他說麼？

盜跖：老實說，我一見這種人，就要吃他們的心的；不見他正饒他的命呢！

【有一壯漢領顏回進，顏回手捧一盒，再拜而前。】

季：這位就是孔丘先生的高足顏回先生。

盜跖：（對顏回）你就是最不怕窮的顏回麼？

顏回：是的。家師孔丘，因爲久仰將軍的高義，特來拜訪將軍，現恭立於將

軍營前，先命回以白璧兩雙，金雀一對上獻將軍，以爲進見之禮，望將軍笑納。

盜跖：（大笑）顏回，孔丘是最機巧虛偽的人，你們這些人都是在受他愚弄；你同他去說吧，他這樣穿着這種享福的衣服，綁着牛皮的帶，冬冬夏夏戴着這種枝木的帽子，東東西西拖着不破的鞋，汗從來不曾流過，力從來不曾用過，東造造謠，西放放屁，胡說霸道，信口雌黃，擺擺舌頭，翻翻嘴唇，田也不種，布也不織；到吃得胖胖肥肥，穿得整整齊齊地東拍拍，西鑽鑽的來迷人；引誘一般讀書的人，不求確實的學問，正當的理論，不做人類的工作，來學他那種叩頭下跪的，求些官做做，發點財，對不對？你叫他乾脆回去吧，別等我將他的心來做我的飯菜。

顏回：（捧二盒退）……

7 盜跖：（對柳下季）你以爲他還想見我麼？

季：我想他還是想見你的，他是有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精神的。（偉丈夫頷

子貢進）

子貢：（捧二盒再拜進）家師孔丘，因同柳下季先生素有友誼，特來趨謁幕下，先命以金雀一對，白璧兩雙作進見之禮，望將軍笑納。

季：這位是子貢先生。

盜跖：（大笑）呵！又是一個可憐受騙的傻子。好，既然孔丘一定要見我，你就叫他進來，看他來幹麼吧。

【子貢下，一壯漢上。】

壯漢：朋友，新預備好的酒肉，快去吃去。

盜跖：（對季）孔丘進來，叫他等一回好了。

【盜跖以及台上的武士們與壯漢下，孔子上。】

孔子：（恭恭敬敬，頭不敢仰視，向空朝前再拜。）……

季：他進去啦！請你等一等。

孔子：（未聞，又再拜。）……

季：他進去啦！孔先生，請等一回吧。

孔子：啊！柳下季先生。見你的弟弟，比我在衛國時見南子夫人都難啊！

季：所以我說沒有法勸他，人是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觀的。

孔子：不過，做父親的，總要管束他兒子，做哥哥的總要規勸他弟弟，對不對？像你這樣的才士，而有一個弟弟，伴着一萬個人橫行天下，侵略諸侯，搶奪富商，不祭祖宗，又強掠別人婦女，你看他過的地方有國的守國，有城的守城，有家的守家，有身的守身；守不好的只好讓他摧殘，你說哪一個人不受他的苦呢。

9

季：孔先生，他是個不聽勸告的人，他有堅強的體格與個性，敏銳的眼光，淵博的學問，不但能打仗，做工，吃苦，而且也會說話；合他們主張的

是朋友，不合的就是敵人，所以我上次勸你別來；後來聽說你一定
來，所以我就先來了，替你照顧一點。

孔子：這是什麼肉香？這樣有味兒！

季：這是他們在吃的人心人肝的味兒。

孔子：嘿？

季：唔！

歌聲；〔自幕後傳來，有萬衆一聲之概。〕

朋友們！我們是萬衆一心呀！朋友！

我們打仗如同我們的喝酒！

我們爲要求人類永久的和平，

才有這視死如歸的雄心！

朋友們！我們是萬衆一心呀！朋友！

我們做工如同我們的喝酒！

我們要維護人類永久的平等，

才有了殺人如麻的鬥爭！

【歌畢，酒杯碰聲傳來。】

孔子：這一定是甜美的酒！

季：這是他們每次搶到國庫富商時的一種慶祝，只有勝利以後才有一次酒喝。

孔子：喝這樣香的酒？

季：高粱是他們自己種的，酒是他們自己做的，方法是他們自己發明的。

孔子：真是甜美的酒！

季：唔！

盜跖：（仗劍進，對柳下季與其他侍立人們）你們都到裏面去吧！

孔子：（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餘人下】

盜跖：（高坐，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丘！你來，你打算要幹嗎？

孔子：久仰將軍大名，……

盜跖：沒有那麼些麻煩，你有話快說！

孔子：丘曾經聽見過，天下有三德：身格魁偉，美麗漂亮，使無論男女老幼，貧富貴賤見之都喜歡他，這是上德；智慧過人，博覽羣書，能辨萬物，這是中德；勇悍果斷，糾合兵衆，這是下德。無論誰有了這三德之一，就可以南面稱王的。現在將軍身長八尺，面目有光，嘴唇像太陽，牙齒像白玉，虎步豹聲，更兼博覽古今，善辨萬物，率一萬之衆，勇

遊四方，實得天地之精華，三德兼全之人也。而爲某種緣故，被稱爲盜跖，丘以爲太不值得！如將軍願意聽臣言，臣當爲將軍南說吳越，北說齊魯，東請宋衛，西請晉楚，使他們爲將軍造千里的大城，立百萬的人口，尊將軍爲諸侯，立百千之宮妃，從此罷兵休戰，供祭祖先。這才是聖人的行爲，是天下之心願，不知將軍以爲如何？

盜跖：孔丘，你別以爲天下人都是像我哥哥他們一樣的傻子，隨便你說說就相信你！老實告訴你，我是吃慣你們這種虛僞欺詐的心肺的，頂明白你心理！你二次被魯國趕出；衛國又不理你；到齊國又弄得潦倒窮困，無人相信；還被圍于陳蔡；你弄得天下無立足之地，做官發財的慾望不能滿足，于是到我這兒來，叫我做你的傀儡，你來做宰相，等我死去了，你再來代我，對不對？我告訴你，貪利的人你可以用利來騙他；不懂得真理的人你可以用僞理來騙他；喜歡人拍馬屁的，你可以用拍馬

屁的手段來籠絡他。現在我是第一不貪私利；第二，我自己有主張；第三，也早知道那些拍馬屁的人是壞東西了！我同你說，我們的打仗是要求和平，平等，並不是要做官發財的；你以為我想做諸侯麼？我根本就打倒王，諸侯，以及不做工有錢的富人，以及像你這樣以聖人自居，東欺西詐的流氓。我們正要打倒你們，來謀勤儉人們的幸福，你到來勸我們做你們的傀儡。那不是很可笑麼？（大笑）

孔子：這不過我……我……

盜跖：會當面拍馬屁的，背後一定會罵人的，你肚子有幾根筋，我都知道的。

孔子：丘所請求將軍的，是……

盜跖：是不是不要打仗，對不對？

孔子：唔……

盜跖：商湯伐桀，周武伐紂，你爲什麼不反對？老實告訴你，我們的使命比

這還重大，他們是趕走人家自己來做王；我們呢，是要個個人都做王，個個人都做百姓，個個人都織布耕田。我們這次打勝仗！就可以永遠太平了，你知道麼？

孔子：唔………

盜跖：還有什麼？

孔子：丘所要請求將軍的，是………

盜跖：是不要搶人財產，對不對？

孔子：唔………

盜跖：那些土豪劣紳，整天不做事，但是住着高房，穿着狐裘，出來有車有馬，在家吃的是山錯珍羞，有幾百幾十的聽差丫頭，好幾個的太太；而窮人呢，我相信你一定沒有看見過，你是整天都鑽在闊人之門的；丘！

你去看再來看我，他們做了一天的苦事，都是吃不飽，穿不暖呢，你說是不是應當搶些土豪劣紳的來分給連飯都沒有吃的人？

孔子：唔………

盜跖：還有什麼？是不是不要吃人的心肝？

孔子：唔………

盜跖：你可知道土豪劣紳們每日無事而幸福，他所穿的吃的都是些什麼？

孔子：唔………

盜跖：那決不是先王之道，先王之服，先王之食；老實告訴你，都是窮人們的汗，窮人們的心血，甚至是窮人們的生命。你可知道他二三十年的闊綽，吃了多少窮人的生命與幸福？吃他一個心肝難道是罪惡麼？

孔子：唔………

盜跖：你還要同我說什麼？

孔子：唔……我要請求將軍的是……

盜跖：是不要占別人婦女，對不對？

孔子：唔……

盜跖：婦女要知道自己是人，自己的使命，我們決不去侵犯她的；我們一萬人裏面也有一千多的女子，你知道不知道？我們占取的是那些自己以為自己是玩物的女子，在土豪劣紳前獻獻媚，托他們的勢炎，時常向她的下人們發脾氣，一點事情都不動手，一點路不走，只知道賭博，吃，喝，……這些人，他們根本把自己看成東西，所以我們也就以東西來看待她。其實仔細比起來，同你們這種向諸侯那兒獻媚的沒有二樣……

（大笑）

孔子：唔……

盜跖：還有什麼？是不是你以為要供祖先？

孔子：唔……………

盜跖：這都是你這種人的裝腔作勢，沒有事就要提倡這樣提倡那樣的！你不

是說過不知生，焉知死嗎？假使供奉他，他真會來吃，那我們每天吃飯

時，他已經同我們一同來吃了麼？你沒有事就想愚弄人！哼！

孔子：唔……………

盜跖：還有什麼？

孔子：唔……………

盜跖：還有什麼？

孔子：唔……………

盜跖：還有什麼？（以劍擊桌）

孔子：唔……………

盜跖：（大聲）還有什麼？（以劍擊桌）

孔子：沒……沒有了！

盜跖：你倒也會沒有了！去，要不是我們剛吃過人心，也許要吃你的了！滾吧！

孔子：（再拜）唔………

（盜跖下）

孔子：唉！（嗒然向外門出。）

柳下季：【自內上，追孔子】孔先生！孔先生！【拉回孔子】孔先生，怎麼樣了？

孔子：外面天氣真熱鬧得厲害啊！

【子貢顏回自外上。】

子貢：夫子，怎麼樣了？

孔子：外面的太陽還像六月一像的凶嗎？

顏回：夫子，怎麼樣了！

孔子：大概是黃昏快到了吧？

子貢：夫子面色灰白，怎麼像有重憂似的！

孔子：你不知道古之君子有三憂麼？

顏回：女子有三從，我早已曉得；君子有三憂，回未聞也！夫子，這三憂是

什麼呢？

孔子：慢慢我講給你聽，現在真是熱悶得利害！

季：孔先生，我去倒杯酒來，讓先生解解暑可好？您請坐一回兒。

【柳下季下，孔子坐，子貢顏回侍立。】

孔子：（沉默一回）下雨的季節已經過掉了麼？

子貢：……………（瞧瞧顏回。）

顏回：……………（瞧瞧子貢）

子貢：夫子今天面色真不好，別是發痧了吧？

孔子：發痧？不是的！（沉默一回）我們駕車的馬該換二匹了吧？

顏回：上次南子夫人送夫子的好痧藥，我到帶着，夫子可要用些？

孔子：好好！好！你們二個人同去取去！

【顏回子貢下。】

孔子：唉！……………

季：（上，捧了一觥酒。）孔先生，剛才到底怎麼回事？

孔子：朝聞道，夕死可也。

季：（捧酒交孔子）舍弟說先生也許受了一點……………

孔子：（受酒）唔……………唔……………——朝聞道，夕死可也。

季：這就是他們自己做的酒，你覺得好麼？

21 孔子：（一飲而盡）是……………是……………朝聞道，夕死可也！

此劇故事完全採自莊子中之公認爲僞作的「盜跖篇」。王安石謂「盜跖篇」是寓言，則此劇更是寓言之寓言了。

難填的缺憾

一九三二稿

時：無論什麼時候的傍晚。

地：無論什麼地方的都市。

景：有沙發，有寫字桌，陳設很新，組織不久之小家庭也。門有二，一通內，一通外；前者嚴扁，後者微開。幕閉時桌上很亂。高跟鞋一隻掛在痰盂口上，一只拋在地上。靜悄悄鴉鵲無聲。

人：某某。

某某：（自外入，手上癢了好些東西：衣料，糖果等；，口內喊着。）
凝愛！凝愛！我知道你又去睡覺了！（隨說隨走向通內室之門）你真是一個小孩子！你要知道從上月起我們已經結婚了！結婚，你就變成太太！太太是就要生小孩子的，怎麼還是那麼小孩子脾氣呢？（推門）你看，你又把門門上了！凝愛！快把門開開！我同你說，你有些地方真是不明白！就說剛才吧，我隨便說了一句你的表妹好看，你怎麼能夠就說我不愛你呢！你不是也

說過我的同學們好看過麼？那本來是沒有什麼的。我說你的身材沒有她好看，並不是說我愛她的身材比愛你的深。凝愛！開門哪，你看一天光陰又那麼過去了！太陽又射到這兒來了！凝愛！凝愛！（頹傷，稍停）凝愛，在戀愛的時候，我的確說過你比什麼都美，不過……不過現在……現在也並沒有說你不美，也沒有說你表妹比你美。我只是說她的身條比你苗條，其實整個講起來，還是沒有你好看的。你的嘴生成就這樣奇妙，你的眼生成就這樣有神，眉毛是這樣自然，不像她們似的都靠着化妝。凝愛！（推門）開門！凝愛！凝愛！（頹然坐門旁的沙發上）你真是太多心啦！你想你們倆我是同時認識的，我要是愛她，那麼爲什麼那時不去愛她呢？我們結婚以後，她雖然時常來，不過我同她單獨在一起的時候是你所知道的，只有你回家去的那一天。我真是一點也不怎麼她的。凝愛！（少停，站起來）啊！剛才全是氣裏的話，人在生氣的時候是會失去他本來的人性的。許多的大錯常常爲一點小

事情而起。剛才我們兩方面都太不耐了，唉！原諒我！以後我決不用這種任性的話來傷你心了！我時常因爲一下子的氣，無意識地說一句賭氣的話，使你難受半天，使我們的蜜月又染了一天灰色的痕跡。我真不對！（坐）我既然比你大幾歲，我就應當來安慰你，來勸告你，不應當這樣用話來氣你！不過你也太不相信我了，一點兒針一般的小事就說我不顧到你，就生氣；於是就將有限的青春生命史上了一天生氣的圖章！凝愛！我很難過，你看今天這樣好的天氣，學校同公司又是放假，爲什麼不能一同去玩，而要在爭吵中過去呢？凝愛！你別再生氣了！以後我們一定大家都不要這樣才好。來！開開門！來！出來！（至窗前，望外）啊！你看這是多麼美麗——那快要下去的太陽！來！快來！你應當明白起來才好！（又回頭）讓我來猜吧！你現在一定在起來，穿鞋，該出來啦！唉！（少停）怎麼還不出來？啊！在整衣服吧？（少停）咳！……啊！對啦！梳梳頭髮對不對？啊！難道你是脫了衣

服睡的嗎？穿衣服，穿鞋，扣扣子，對啦！這件新衣服的扣子是很緊的。凝愛！出來！我替你扣吧！（少停）我知道你是故意不理我，你這個脾氣真是老不會改的。林黛玉似的，一天到晚是這樣；一生氣難道至少就得一天嗎？真的你就沒有生半天氣的日子，至少一天，有時候還得兩三天呢！哼！（負氣不語，抽煙）唉！凝愛！你看我又生氣啦！這是不對的，我知道你能原諒我！噢！對啦！凝愛！你以為我真是去找你表妹了嗎？我真是一時糊塗，沒對你說明。我剛才只是隨便說一句來氣你的。我是去買了好些好吃的東西和一件好看的衣料，你快出來看吧，凝愛，別生氣了！（打開紙包，取出衣料。）你看，這個顏色你一定喜歡的，凝愛！快出來！這樣的花樣你喜歡嗎？（貼在自己身上比方）我想你穿着一定會很好看。（走幾步）真不錯，走動時候的閃光尤其好看。又不太鮮豔，平常也可以穿；跳舞的時候，出門的時候，都可以穿的。怎麼你還不出來？唉！（拋衣料，坐沙發上，又抽煙。）你這種

脾氣真不對，將來會使自己後悔的。你看過我的那本「一字」的小說嗎？（想）啊！是的，你沒看過，這是被一家書局弄去啦！爲了結婚，我幾乎忘了！出版了你再看吧。這是以「一個字」爲關鍵的。（少停）我先把那故事講給你聽聽吧，你可以仔細的想一想。我描寫一家有四五年歷史的很甜蜜的家庭，那簡直是甜蜜極啦！可是有一天那太太在一本書裏發現了一張只有一個「愛」字的心形紙條，那筆跡又極像是女人的筆跡，所以她就疑心是另一個女子給她丈夫的。於是她就從她丈夫所認識的女子裏面，一個個的想。忽然想起她以前的一個同學——一個漂亮的女子來。她就覺得這個字一定是她寫的！她越看越像，最後，她就斷定了一定是那個同學；於是她就開始同她丈夫吵嘴，逼她的丈夫。那丈夫呢，也奇怪那書裏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張紙條，不過沒有法子辯明，只有勸慰她就是啦！他太太呢，想他既是這樣遷就，那恐怕真的是事實，所以就更逼得他厲害了。最後，那丈夫也忍不住

了，在氣的時候於是就說：「是她寫給我的！」於是女的說：「她爲什麼要寫愛字給你？」他說：「因爲她愛我。」女的又問：「她爲什麼愛你？」男的就說：「因爲我愛她。」這樣以後，女的就氣在牀上！男的呢，就氣到外面去了！可是等男的回來的時候，屋子裏一切都是靜的，少了一個太太同太太以前寫給他的信，多了一張字條；那字條，不用說是他太太寫的。她說：「以後在一起也是尋不到快樂，所以我一個人走了，隨我怎麼樣去漂泊吧！」以後男的就到各處去找，各處親友那里去問，一連找了四年，一點消息也沒有得到。忽然有一天，在日本東京的一個旅館裏，他從他十年以前的日記裏翻出一段記載來，才想起那個「愛」字，是在他同他太太戀愛的時候的情書裏剪下來把它剪成心的樣子而放在那本書裏的。這下子他幾乎瘋了！但是，他更鼓足了勇氣各處的去找。他太太呢，走了以後的生活是找職業，賈翻譯，各處的流浪，當然也時常想念她的丈夫的。這樣過了兩年，她決定回到丈夫

那里去了，她感到世界上只有丈夫最可愛了！但是到了那里，起先的甜蜜的家庭，現在已經是成了別人的了！天涯地角，那兒還有她丈夫呢？但是她還是鼓足了勇氣的去找，好幾次都幾乎是要碰着了，又都失了機會。最後，大家是老啦，病啦！凝愛！說起來才傷心呢，在他太太將死的時候，她翻着她自己寫給她丈夫的信，才發現了那封被挖去一個字的信了！於是她又將那從書裏翻出來的「愛」字拼了上去，真的一點也不錯，證明了是她自己寫的！她在最後一口氣裏叫出：「我被我的愛害了！」……凝愛，你看他們的結果是多麼悽慘啊！所以你要記住：你要是再不明白，老實說，我們將永遠沒有幸福了！（少停）你怎麼還不明白，我已經同你說過一百遍啦！我沒有愛她，沒有去找她，你難道還不相信嗎？來！出來！批評批評我那篇小說，談談話！（少停）你不理我，哼！（少停）你真是奇怪！就以那次到西山去的事來說，騎馬的時候，我扶了她沒有扶你，你就生氣了！你想，你是會騎

的，她不會驕，扶扶她有什麼關係？所以你總是一個小孩子！癡愛！來！來！開門啊，你看太陽已經下去，我一個人說理求情已經有半天了，你難道就這樣忍心嗎？我已經同你說過一百遍，剛才說我已經同她接過吻，我去找她去，這完全是氣你的。這種氣你是不對的。癡愛，你是愛我的，原諒我，我以後決不這樣了。像你這樣的小孩子，我應當來保護你才對！（看高跟鞋）我知道你今天發氣發大啦，連鞋都摔起來了！（拾鞋）你這個小孩子，發氣的時候老是頓腳，高跟鞋也頓斷好些雙了。啊！對了，高跟鞋是容易撇腳的，所以你脫了來頓對不對？對了，別是腳頓痛了吧？啊！難道有別的東西刺進去了麼？（揩鞋）不錯，你午飯也沒有吃過對不對？我真糊塗，還和平常的時候一般以爲你在學校裏吃過了呢！（放下鞋）我們去叫幾樣菜來吧！你愛吃什麼，癡愛，啊，這我還用問嗎。你頂愛吃炸里脊，炒腰花；備一點酒好不好？我想酒可以消消氣。你不會喝，少喝一點好了！還要什麼菜呢？

我來寫一寫吧！（走到寫字桌旁，看一張字條，突然驚慌起來，拿起來讀）

——「你去吧！不過在我死的前一秒鐘，我還是要說我愛你的。」啊！什麼！凝愛！你死啦？你自殺啦？（撞門，門未開。）凝愛！你真死了嗎？（暈倒地）

——幕——

荒

場

擬未來派劇，一九三一，一，二，三。稿。

地：地球上。

時：時間中。

第一場

人：甲，約十餘歲。

乙，也約十餘歲。

景：荒場上。

(甲乙從右同上)

甲：這不是春天了麼？

乙：走吧！(拉甲臂)讓我們快去採點花。

甲：他們知道了是不行的。

甲：據說這是我們祖先一直不許的。

乙：走吧！

甲：走麼？

乙：在這樣的荒場上是誰也不會看見我們的。

甲：好吧！（甲乙攜手同下）

第二場

地：地球上。

時：時間中。在人的理智看來，也許是晚了二十年。

人：甲，約三十多歲。

乙，也約三十多歲。

景：荒場上，光線有些不同了——在人的眼睛看來。

（甲自左上，乙自右上。）

甲：（是一個很得意的樣子）老王！

乙：（是一個不得意的樣子）啊！老張！多年不見了！

甲：是的，老王！你可記得二十年前，我們在這荒場上一同去採花嗎？

乙：是的，老張！今天我們又在這兒碰見了。

甲：你現在結婚了嗎？

乙：不但結婚，小孩都有好些了！

甲：時間過得真快啊！

乙：是的！——你當然也結婚了！

甲：不但結婚，小孩都快結婚了！

乙：你很得意？

甲：是的（看錶）時間過得真快啊！

乙：是的，我們再見吧！

（各自左右下。）

第二場

地：地球上。

時：時間中。在人的理智看來，也許是更晚過二十年了。

人：甲，約五十餘歲。

乙，也約五十餘歲。

景：荒場上。在人的眼中看來，光線是不同的了。

(甲自左上，乙自右上。)

乙：啊！老張！

甲：啊！老王！今天真巧啊！

乙：是的！我們真是好久不見了！

甲：老朋友，你可有工夫？

乙：年歲這樣大，工夫自然有啦！

甲：是的。我們坐下談談好嗎？

乙：好的。(坐下)

甲：(坐下)你真是老了！

乙：不但是老，而且毛病也有了

甲：是的！時間過得真快啊！二十年前，我們在這荒場上相會時，是多麼壯

健啊！

乙：是的！可是現在是二十年以後了！

甲：是的！

乙：你的身體呢？

甲：不但老，而且病啦！

乙：（看太陽）時間過得真快啊，天都快黑了！

甲：是的！家裏該在等我吃飯了！（站起）

乙：（站起）啊！老朋友，再見吧！

（各自由左右咳嗽着下）

第四場

地：地球上。

時：間時中。在人的眼中，也許又過了二十年。

景：荒場上，二座新坟。

人：甲，在右坟中。

乙，在左坟中。

乙：（咳嗽）……

甲：老王，隔壁原來是你啊！

乙：老張，隔壁是你嗎？

甲：是的！我們又在這兒碰着了。

乙：老王，談一會兒吧！

甲：別人要聽見的。

乙：爲什麼怕別人聽見呢？

甲：據說這是我們祖先一直不允許的。

乙：但是在這樣的荒場上誰也不會聽見我們的。

甲：現在不是有了兩個坟堆了嗎？

乙：地球永遠是一個荒場啊！

甲：是的，人生是在荒場上走路。

乙：是的，於是就走進了坟墓！

甲：二十年前，我們談話時是多麼的快活啊！

乙：是的，四十年前我們談話時是多麼的壯健啊！

甲：是的，六十年前我們去採花是多麼的有趣啊！

乙：然而以後長大了，娶了太太！

甲：生了孩子！

乙：離開朋友！

甲：忘了友誼！

乙：老啦！

甲：病啦！

乙：死啦！

甲：你死了麼？

乙：不但死啦，而且埋葬啦！

甲：真的嗎？那我也……

乙：是的你大概也死啦！

甲：是的，不但死啦！而且埋葬啦！

乙：時間過得真快啊！

甲：是的！

乙：朝西的墳壁，已經和暖起來啦。

甲：是的，天又晚啦！（咳嗽）

乙：歇歇吧，老朋友！

第五場

地：地球上。

時：時間中。在人的眼光看來也許又是過了二十年。

景：如上。不過光線，在人看來是不同了。

人：甲之曾孫。

乙之曾孫。

(甲乙孫同上)

乙孫：這不是春天了麼？

甲孫：走吧，讓我們快去採點花。

乙孫：他們知道了不行的。

甲孫：爲什麼他們一定不許我們採花。

乙孫：據說這是我們的祖先一直不許的。

甲孫：但在這坟墓中，他們所表現的只是他們已經死了！

乙孫：走吧！

甲孫：走麼？

乙孫：在這樣的荒場上誰也不會看見我們的。

甲孫：好吧。（甲乙攜手同下）

——幕——

心底的一星

一九三二稿

時：無論何時。

地：無論何地。

人：女戲劇家，侍女，新聞記者。

景：女戲劇家的起居室，左門通外，右門通內，室內有大鏡，梳粧台，以及椅桌等；牆上掛着許多世界古今劇作家名伶的照相，幕開時，是我們的女戲劇家穿着睡衣在梳粧的當兒。她的侍女立在她的旁邊。

女：現在幾點鐘啦？

侍女：（看錶）十點半。

女：昨兒晚上我是幾點鐘睡的？

51
侍女：（拿出記事簿，查。）小姐，兩點二十分。

女：睡下了，隔了多少時候才睡着的？

侍女：（看記事簿）你是兩點四十分睡着的。

女：兩點四十分，三點四十分，四點四十分，五點四十分，六點，七點，八點，九點，十點半，啊！少睡了十分鐘！（愛戚地看着鏡子裏自己的

臉）

侍女：是的，小姐，少睡了十分鐘。

女：昨天呢？

侍女：昨天少睡十二分半。

女：前天呢？

侍女：前天少睡兩分鐘。

女：上月的統計呢？

侍女：除了五天小姐有病不算，平均每天少睡四分鐘。

女：上半年的統計呢？

侍女：（查）除了七天小姐不舒服不算，平均每天少睡三分三十五秒。

女：那末，睡眠的時間是減少啦！

侍女：是的，小姐，比以先的減少了二十五秒，不過我想這是小姐精神好的

象徵！

女：（驚愕地注視鏡中的臉）少睡了二十五秒？啊！怪不得我是憔悴得多啦！（摸自己的臉龐）

侍女：小姐，你並沒有什麼憔悴？不過你的確要少勞動一點，前天晚上，我在沙發上睡了一覺醒來，你還在寫文章，啊！那時候已經四點多啦！我

真不該睡覺，不然我終會勸小姐早一點睡。

女：啊！怪不得我一月來老了許多！（對鏡摸自己的臉龐）

侍女：小姐，你老是神經過敏！我侍候小姐四年，我覺得你一點也沒有老，

一點也沒有改變。

女：你看（指臉龐）那兒似乎陷進去了些，那條曲線似乎直了一點，啊！我的確沒有以前美麗啦！

侍女：唉！小姐，你別神經過敏，（看錶）你該喝羊奶啦！我侍候你四年，每天看着難道不知道麼？你的確是一點沒有改變，老是這樣活潑，溫柔，可愛！（笑）

女：因為你我每天在一起，所以看不出我的改變。

侍女：小姐，人的健康，美麗，青春的改變，是同脾氣很有關係的，小姐的脾氣老是這樣溫柔慈愛，所以我很能證明你是一點沒有改變。

女：我上半年不是曾經對你說了幾句不溫柔的話過麼？

侍女：那是在病的時候，小姐，你看，身上一有點改變，脾氣就不好啦，對不對？

女：我真的沒有改變麼？

侍女：真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小姐。

女：我真的同以前一樣美麗麼？

侍女：真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小姐。

女：我真的沒有老麼？

侍女：真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小姐。

女：我真的沒有瘦麼？沒有憔悴麼？

侍女：真的，小姐，你是的確沒有改變，完全同起先一樣美麗，可愛？

女：真的麼？你真是我的妹妹！

侍女：小姐！（看錶）你該喝羊奶啦！

女：你先告訴我今天送來的那些東西吧。

侍女：（拿另外一本記事簿。唸。）王鳴皋一隻大花籃，王博緯一束鮮花？

還有一封信，李次君也是一個大花籃……

女：（笑）別這樣報賬似的說啦！

侍女：（笑）一共是十二個花籃，八束鮮花，十六封信，還有沈安丁送來一

條珠鍊。

女：……

侍女：要拿進一兩樣來麼？

女：拿進來幹麼？那些信，你看看隨便回答他們幾句好啦。

侍女：他們對於小姐的劇作同表演的藝術，真是崇拜極啦！

女：他們那兒懂得藝術？懂得藝術的人是不會寫信同送花來的。

侍女：懂得藝術的人要怎麼樣呢！

女：對於我的劇會什麼都不表示，而在心靈中，生活上起變化的人。

侍女：那末新聞記者呢？

女：那更是！你知道報館要借我的消息向人民賣錢，而記者是將我的消息向報館賣錢，所以一個有名的戲子，有名的劇作家的東西是不會壞，而無名的永遠沒有好的。我覺得，我的作品都沒有四年以前好啦！

侍女：那不見得，而且，小姐在表演方面是越來越好，越來越精到而細膩。

女：昨天晚上我演得怎麼樣？

侍女：我看得連自己都忘了，我隨着你們劇中人在笑在哭，連……啊！小

姐，昨天歐陽先生有封信叫我交給你。

女：哪一位歐陽先生？

侍女：就是常常拿你劇作譯成法文的那位。

女：他信裏怎麼說？

侍女：他說他要請你吃飯，請你告訴他一個日子。

女：啊！你回信告訴他下星期四吧，——下星期我有工夫麼？

侍女：（查記事簿）你打算寫完那篇「隔河的狗叫」。

女：那麼星期五呢？

侍女：星期五你要排演那「紅色的頓頓河」之第二幕。啊！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你要到鐵路工會俱樂部去演「死的顏色」去。

女：那麼就是星期天吧。

侍女：星期天你要回蕭伯納的信，還有，柏利威先生要來看你。我看還是

下星期三吧，那天你沒有什麼事。

女：就是那天吧！你去約他好了。

侍女：（動筆記下）還有劉英明先生有一封信給小姐。

女：啊！那個孩子（笑）

侍女：你自己回他麼？

女：啊！那個孩子！

侍女：他昨天演小姐的配角，可真演得不錯。

女：是的，他還能演這種角色，我以後想要多用他幾次。

侍女：信呢？

女：你隨便回他吧！

侍女：他對你真是天真的情熱，在信裏很可以看出來的。

女：你不說我沒有老麼？

侍女：是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小姐。

女：你不說我還很美麗麼？

侍女：是的，這是千真萬確的，小姐。

女：你不說我沒有瘦？沒有憔悴麼？

侍女：是的，小姐，你是的確沒有改變，完全同起先一樣的美麗，可愛。

女：（拍侍女）那，好妹妹，讓我多耽幾年吧，我喜歡你極啦！我知道，我

要把你造成一個完善的演員，今天晚上，你在包廂上看我戲時，不要鼓掌，別人對你很注意呢！

侍女：（笑）……不過……

女：你還是一個天真的孩子。

侍女：小姐！你該喝羊奶啦。（看錶）

女：好吧！

（侍女下，女，看報，不一回侍女拿奶上。）

侍女：外面有一位新聞記者要見你。

女：（笑）又是同你很熟的那位謝先生吧？

侍女：（含笑地點頭）是的。

女：（喝奶）……

侍女：我現在就叫他進來嗎？

女：好吧！你可以叫他在這兒等一等，我要換一換衣服。

（女自內下，侍女自外下，舞台暫空；侍女同記者上，隨說隨進。）

記者：瑩妹，到現在你難道還否認你對我的愛麼？

侍女：我怎麼會否認？

記者：那你難道不相信我對你的愛？

侍女：我怎麼會不相信？

記者：那末，你應當答應我，我們該在一起過活了。

侍女：不過，這還不到時候。

記者：難道你還有別人在你心上麼？

侍女：（笑）也許吧！

記者：我相信你是沒有的。

侍女：我們年紀都還很輕，爲什麼要忙於同居呢？

記者：就因為年紀輕，我們更應當重視青春的寶貴！我們在一起快樂，還是不在一起快樂？瑩妹，你應該想到這一層，我是離開了你就如到了地獄，一見你就如登了天堂；你假如也感到同我在一起是快樂的，那爲什麼不走快樂的路，而要把甜美之青春在缺憾裏過去呢？

侍女：快樂與痛苦，終是平衡着來的。

記者：啊？你是太受她的作品，她的思想的影響了，昨天的戲我想已經輸到你靈魂裏去。

侍女：不過究竟還不到時候。

記者：那要等什麼時候呢？

侍女：我不願離開這位天才的朋友，你知道她待我同自己的妹妹一樣呢！

記者：你難道要永遠伴着她麼？

侍女：在她還沒有同別人結婚時，我不願意離開她。

記者：你難道還不知道，外面盛傳着，她要同她的配角劉英明訂婚哩！

侍女：不過你可知道英明的來信，都是我替他在看，在回。

記者：那麼她要什麼時候同別人結婚呢？

侍女：你覺得她同以前一樣美麗麼？

記者：是的，這是千真萬確的。

侍女：你覺得她一點沒有老麼？

記者：是的，這是千真萬確的。

侍女：你覺得她是沒有瘦，沒有憔悴麼？

記者：是的，瑩妹，他的確沒有改變，完全同起先一樣美麗，可愛。

侍女：那她爲什麼要忙於結婚呢？

記者：要是等到已經不美啦，老啦，瘦啦，憔悴啦，那結婚還有什麼意義？

而且一個只要露了一點點的老樣，那是立刻就要老了！這同黃昏時候的

太陽一樣，一點點沾着海水，就很快地沉下去了。

侍女：我也不願意她現在就埋葬了她的天才。

記者：美滿的婚姻是更能擴展天才的。

侍女：我也不願意改變了她的美麗。

記者：美滿的婚姻是更能增加美麗的。

侍女：我不願意她就此而老了。

記者：美滿的婚姻是更能挽留青春的。

侍女：我不願意她因此而瘦，因此而憔悴。

記者：不會的，決不會的。

侍女：你的話是可靠麼？

記者：一個人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需要，一歲的小孩需要吃奶，十歲的小孩

就需要吃飯，麵包。如果是需要而故意抑制着而不滿足，這就是變態！

侍女………

(女出)

記者：(行了深禮)小姐，昨夜的戲真是成功極了！劉英明先生真是一位天才的演員，做小姐的配角，真是天生成的一對。

女：(笑)個個新聞記者都會說這樣漂亮的話。

記者：今天報上，關於小姐戲劇的話，小姐看見了沒有？

女：我到沒有注意。

記者：小姐最近寫什麼劇本沒有？

女：瑩妹，你應當告訴我前天所寫的劇本。

侍女：還用我說麼？在出演時，這種作婦女運動嚮導的戲劇，自然能給人一

個深刻的印象。

記者：不知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侍女：我不同你說是關於婦女運動的麼？

女：關於女子參政運動的。

記者：我相信會大有影響於社會。

女：我沒有想到這些，我希望女子自身的覺悟。

記者：大概主角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出演的時候，小姐自己擔任這個角色麼？

女：不，我好久就想啓發一個天才的姑娘的天才，但是我時常沒有產生出合於她的劇本，這次可產生了，這個根本讓她——我想一定可以成功——

因爲……

記者：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女：這就是她！（拍侍女）因爲在我寫這個劇本時候，她正睡着在我對面的沙發上面，（笑）她就正做了我的模特兒，將來你可以看到，在第二幕

開幕的時候，她是需要同樣的睡在舞台的沙發上。

記者：男主角打算用劉英明先生麼？

女：也許，他是很能演戲的。

記者：劉先生的確是很有天才的！

女：希望能像你的稱讚。

記者：（笑）小姐，謝謝你，我已經打擾你半天啦！（走）再見！再見！

（記者出）

女：英明的信你拿給我吧。

侍女：你自己回他麼？

女：是的！瑩妹，你回謝先生的話我都聽見啦！你也答應謝先生吧！青春的

確是……

侍女：剛才爲什麼不宜露這消息呢？

女：你不要告訴謝先生，我們對於男子都應當鄭重些。

侍女：（笑）……

女：你真是一個天真的孩子！

——幕——

女性史

擬未來派劇。一九三三，一，四稿。

第一幕

時：悠遠悠遠的過去。

地：地球上面。

人：壯而有力的男子，窈窕美麗的女性。

女：（驕傲地坐着）……………

男：你不信我讓你看。（脫去披着的獸皮。）這些肌肉可以打死一隻老虎讓
你做衣裳，這隻拳頭可以打死十隻獅子來舖你的床，這隻手可以一秒鐘
捉住三只兔子！這隻手可以一分鐘捉住一隻小豹，這雙腳，你看，可以
追馬，追山羊，追鹿，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供給你吃，你穿，你用！這二
隻手臂，能夠在百萬個要欺侮你的人羣中，使你安睡！來吧！同我一同

去睡去。

女：（撒嬌地投入男懷）唔………

——幕——

第二幕

時：尚不太遠的過去。

地：同一地球上。

人：肥胖的老頭兒，窈窕美麗的女性。

女：（驕傲地坐着）………

男：你不信我讓你看。（指外面）無論你從哪一面望去，所有所有的田野都是我的田地；所有所有的牛羊都是我的產業；所有所有的人類都是我

的奴隸。你愛哪一隻羊都可以選給你吃，你恨哪一個人都可以殺給你
看。一切的幸福不都在我的懷中麼？來吧！嫁給我好了！

女：（撒嬌地投入男懷）唔………

——幕——

第三幕

時：剛剛，剛剛的現在。

地：同一地球上。

人：纖弱美少年，窈窕美麗的女性。

男：你不信我讓你看。這全是父親留給我的：（開保險箱）這是我的公債
票，政府一共欠我四千萬；這是我在美國的地產契，這是我在歐洲的地

產契，這是我銀行的存摺，——在各國銀行都有我的錢；我在西湖已經爲你築起了媚莊，我在瑞士已經爲你買定了行宮，我已經爲你築起四季的別墅，你要怕我棄掉你，我可以把這些別墅給了你，不相信，那還有五十萬存款都可以隨你支配。愛那些窮光蛋有什麼意義？那一樣幸福與快樂可以離開錢？而我，你看，無論到那一個銀行去，我的名字就是錢；親愛的！來吧！愛着我！

女：（撒嬌地投入男懷）唔………

——幕——

遺

產

一九三四稿。

時：一個闊人死的時候。

地：一個闊人死的地方。

人：闊人一名，親戚朋友數名，醫生一名，侍者數人，看護一人。

景：闊人常壽終的正寢，精緻無比。右門通外，左門通浴室，浴室門可

見抽水馬桶等物，闊人病臥床上，屋內外常充滿十餘個探疾侍疾的

人。全戲對白，都在幕外。

甲：（小孩聲）白醫生來啦！

乙：醫生又來啦？

丙：（老太太聲）又來一個醫生！

丁：（老太太聲）又要付一次醫生錢！

戊：大夫，病的是我祖父朋友兒子的朋友，他已經很危險啦，你好好的去看

去，不過……

丙：病的是我母親的姨娘的外甥的同事，你開藥可要便宜一點呀！

戊：不過，大夫！你要留神，他是不准在他的屋裏說一句話的，因為他說過，要是有人在他的病榻旁邊發一個聲音，他的財產就要充公，我要承繼不到遺產了！

李：（聞聲從台上下）大夫，你千萬不要在病人房子裏開一句口，你一開口我就承繼不到遺產了！他的病徵我開了一張單子你可細細看一下。

醫生：啊唷！你們這裏這樣黑！我眼鏡兒又沒有帶來！

戊：那我念給你聽吧：「病徵：白天夜裏一點都睡不着，不過一天到晚都是昏昏迷迷醒不來；吃也一點也吃不下去，但整天想好吃的東西吃；拉是一點也拉不出來，然而時時都想拉；話一句也不說，但好像時時想談話。」

閻人：（在台上示意要吃）……

張：（下）開一桌上等酒席。（台上侍者佈置桌子等）

乙：又要開酒席啦！

丙：又開一桌酒席？

戊：又要付一次菜錢啦！

醫生：唔！以前別的醫生怎麼說呢？

王：（下）大夫，他是我的，我的什麼呢？哦！當他的一個聽差還在捕魚的時候，我常買他魚的。是我所認識的世上最闊的人，我所認識的最有學

問的人，一個頂頂大名的哲學家，有錢的哲學家。……

醫生：我要問你們的是以前來過的醫生說他是什麼毛病？

李：有的說是闊人的病。

戊：有的說是哲學家的病。

醫生：他們開點什麼藥方呢！

王：補藥，大概是頂貴頂貴的補藥。

丙：大夫，你終要開點便宜一點的藥。

丁：補藥終是太貴啦！

閻人：（示意要吃）……

趙：（出）酒席怎麼啦？要是來不及，先到大鍋裏拿一隻鷄，拿些麵包來吧！

張：（幕後）盛一隻鷄來！

衆：（一聲一聲傳遠去）盛一隻鷄來！盛一隻鷄來！……

（侍者下，拿鷄上，衆人爭着侍候閻人。）

閻人：（大嚼一口）唔！（又躺下。侍者搬鷄出去。）

醫生：那我先去看看吧！

戊：老李，小心他開口呀！

王：大夫！可千萬不要說一句話。

李：（陪醫生進）……

醫生：（近闊人）……（李按醫生嘴。）

（闊人起坐，衆皆爭着扶他下床，看他向着左面浴室出，陸與韓及侍女一起扶着他出。）

闊人：（少停）唔……

陸：爸爸，拉不出來嗎？吃藥嗎？

韓：親愛的爸爸，叫醫生來看看吧！

李：誰是你們的爸爸？

陸韓：那麼你爲什麼也叫爸爸呢？

闊人：唔……

李：怎麼？痛麼？

韓：快來！快來！爸爸又拉不出矢啦。

(台上的人全到浴室去，擁滿了左面的門口。)

丙：(右門外)誰在那兒叫爸爸？

丁：(右門外)那個姓陸的。

丙：(右門外)那個姓陸的是誰呀？

丁：(右門外)是他外甥的姊夫的爸爸的爸爸的朋友的兒子。

丙：(右門外)我說呢，還有比我再親的麼？

陸：啊！拉出來一點了！

韓：快拿紙來。

闖人：(以手捫鼻)……

陸：爸爸，你臭麼？我覺得沒有臭，沒有臭！

韓：一點也不臭。

衆：(參差不齊的說)不臭，沒有臭，一點也不臭。

丙：連這兒都聞得着啦，那種闊人的香氣。

丁：香極啦！

（大家圍着闊人到舞台。闊人躺下，各人恭恭敬敬地侍候着。）

闊人：（示意要吃）……！

王：（出）將剛才的酒席拿出來。

醫生：（出）（招李出外）這真是闊人的病，我不會治，除了吃補藥，沒有

法子治的。

李：（出）不過他這種病是很危險。

丙：（出）不久就要死的，我想。

丁：我就可以承受他的遺產了。

李：你，你有什麼資格？

丁：我現在不是管家嗎？

丙：我們倆個人在管家。

李：管家婆能承繼遺產嗎？

丙：他說過啦！誰頂因他的病而傷心的，就承繼他的遺產。

李：沒有人比我再傷心了！

醫生：我要去啦。

李：再見，再見。

醫生：醫費呢？

丙：醫費？你不是不會醫麼？

李：大夫，出診多少錢？

醫生：三十元。

丙：三十元？

丁：三十元！

乙：老太太，就給他三十元吧，他是我請來的。

丙：有什麼辦法，給他吧！

丁：一天要化多少錢呀！

醫生：再見，再見。

李：再見，再見。

王：來拿菜！

（侍者出。拿菜上。）

（閻人擺手搖頭，推聽差，捧菜。）

乙：有一位史太太來訪病。

丙：你說不用她來看啦！

丁：你說多謝她的好意。

史太太：啊！我來晚啦！已經叫你們多侍候啦！

丙：你怎麼就進來啦？

史太太：我在美國聽見好朋友病啦，我趕快就來，我們的友誼還用通報嗎？

丁：你進去可不許說一句話，因為他說過，要有人在他的屋裏說一句話，他的遺產就要充公，那我不是承繼不着了嗎。

史太太：好！我不會說話，因為我是來承繼他遺產的。

（闊人默然躺下，垂死似的。衆人都去按脈，摸胸，面有喜色。少頃，丁與史太太上，剛剛碰着陸出去。）

陸：（下）老乙！快打電話叫保存遺囑的張律師來。

（史太太驚駭地退出，衆人也昏下。闊人死在舞台上，人聲在右門外嘈雜。）

陸：大家要記住他的話，誰頂傷心誰承繼遺產。

韓：請大家來評評，到底誰頂傷心？

衆：我頂傷心，我頂傷心！……

乙：張律師他說立刻就來。

甲：（小孩聲）誰都那麼傷心，可是哭的人沒有一個。

（衆皆大哭）

甲：（進台看，出。）我以爲誰去守屍，誰就頂傷心。

丁：進他的房子裏可不許哭，一哭大家都沒有錢啦！

（衆人齊上，跪圍屍旁，皆伏首而靜默。）

乙：（右門外）律師來啦！

（衆一擁而出，舞台只躺着一具死屍，一直到閉幕。）

律師：你們沒有在他屋裏發過聲音的人在這兒簽字，打手印。

衆：是的。

律師：你們都沒有發聲音麼？現在我來讀遺囑：「我死後，當律師讀遺囑

時，誰在我屋裏哭者，誰就是我遺產全部的承受者。L

衆：不是不許在他屋裏發聲音麼？

律師：另有他證據爲憑，他是說要是誰都沒有發聲音，全部遺產都充公，歸

於哲學院。

衆：誰都沒有發聲音啊！

律師：他並沒有要在他死後不許發聲音，發聲音的人才真的不在注意他的遺

產。

衆：不是說誰最傷心誰就承繼遺產嗎？

律師：是的，不過他在這兒還說：當一個人在臨死時，真的傷心的人一定發

出驚訝悲哀的聲音的。

衆：我發過聲音。

律師：你們不都簽過字嗎？

(衆無言)

律師：我要宣布他的全部財產歸哲學院了！

(沉默一忽兒)

陸：我要說話時，你幹麼堵我嘴？

衆：我早就要說話啦！你們……

聲：全是你們壞！

聲：全是你們壞！

聲：全是你們……弄得我丟了三萬萬萬的家產！

衆：唉！現在還說什麼！

丁：(哭)……

衆：(皆哭)……

律師：哼！爲什麼剛才不哭呢？

衆：是呀！爲什麼剛才不哭呀！三萬萬萬的家產呀！

——幕——

附注：此劇根據閩人寫不在病室中發聲爲不將遺產充公爲條件，所以一切對話都在台外的。

上面凡記甲乙……的人都在台外，記姓的人是出台上跑下去的。

人類史

擬未來派劇。一九三五稿。

第一幕

時：悠遠，悠遠的過去。

時：地球上面。

光：深黃色。

人：主人，奴隸。

景：幕開時，主人躺着，奴隸站着。

主人：我肚子餓了！大概又到了吃的時候了吧！

奴隸：是的；主人！又到了吃的時候了！

（奴隸進，托獸肉等入。）

主人：（大嚼，將賸餘的殘食擲地下。）去吃去。

奴隸：（再拜）謝謝主人！（跪向太陽）上帝！謝謝你賜我一天的糧食！

第二幕

時間：剛剛，剛剛的現在。

地：地球上。

光：白色。

人：主人，許多賓客，傭僕們。

景：幕開時，主人陪許多賓客們在吃水菓，茶點，抽烟捲。傭僕們都侍立兩旁。

主人：（看錶）十二點鐘了，大概又到吃飯的時候了吧！

衆僕：是的；老爺！飯已經預備好了！

（主人邀衆客魚貫而出。）

衆僕：（分拿水菓茶點出去，有些偷一點吃吃。）……

——幕——

第三幕

時：不久，不久的將來。

地：地球上面。

光：綠色。

人：伙計們。

景：幕開時，大家在做工。一聲汽笛叫了。

有幾個人：汽笛叫了，大概又到吃飯的時候了吧？
有幾個人：是的。兄弟們！又到吃飯的時候了。

（大家緩緩地出。）

——幕——

鬼

戲

一九三五稿。

第一幕

時：過去。

地：中國。

角色：鬼，人。

鬼：我們有一手好手藝，但是沒有飯吃，老爺，你們是大人物，你們有很大的地域，許許多多未用的原料，你們沒有工夫管這些，我想，我們有機噐，有工具，讓我們做你們的忠僕，爲你們開掘寶藏，爲你們運用原料，爲你們製造東西，給你們享受，那麼你們就可比神了。

人：神？

鬼：是的，神就是一種不必勞作，而能享受的存在，以我們的力量，加上你們的富有，就可以得一種無限的享受。

人：但是我們是一個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我們不想放棄我們的文化，也不想做神；你們的本領我們敬佩之至。但我們先聖有言，『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我們甯使吃個清茶淡飯，不想有你們這樣的僕人。

鬼：（三整猶笑下）……

——幕——

第二幕

時：也是不久的過去。

地：中國。

角色：鬼，人。

鬼：讓我們合作吧，以你們之地大物博人多，我們之機械與人材，可以把這塊土地造成天國。

人：天國？

鬼：可不是，天國就是有無限無限的寶藏，有精密的機械與方法造成的。

人：我們不要將中國造成天國，我們不想有機械與科學，我們不要你鬼計妙算，我們只想安安逸逸平平穩穩過我們的日子。我們不想同你們合作，我們敬佩你們的本領，可是我們先聖定下的方針：『敬鬼神而遠之』呀！

鬼：（冷笑三聲下）……

——幕——

第三幕

時：現在。

地：中國。

角色：鬼，人。

鬼：讓我們來管吧！你們有許許多多事情可做，但是你們許多人都閒着，愁沒有事做，你們有許許多多礦產寶藏，但你們懶得管使餓死。現在讓我們來開掘，我來給你們工做。

人：用不着你們，這點現存的東西爭奪已經夠我們忙，我們不要發展，只要刻苦安分過過日子好了。

鬼：可是我們沒有什麼奇怪的先聖定下不變的方針，我們的方針是必需爲你們設法，必需管理你們，你看，這是砲，這是鎗，這是飛機，這是軍艦，你們以後就必需給我們管。

人：是的，你們是可敬的，但我們先聖有言，必需『敬鬼神而遠之』。你們要近我們，我們沒有辦法，好，我們是黃帝的子孫，現在遷到黃河，將來遷到黃海，離你們越遠越好呀！

鬼：（眼看人下去了三聲大笑）……

——幕——

志

志

一九三稿。

時：大概就那麼樣的暮春的早晨。

地：也許是這樣的地方。

人：李小姐。

景：女學校的寄宿舍，李小姐的一間小巧玲瓏的房間。床有二，一爲已回家的周小姐的。

李：（在案頭翻一本書，又看看一張名片。）不錯，這詩一定就是他做的。（站起，羞慚地。）昨天真不該拿他的名片。（擲名片於桌。稍沉思。以下隨作態隨說）他是從這邊過來，唉！真不該看他！我剛想回頭，（裝他的態度）也不知碰着什麼倒運鬼，就接了他啦！（拿名片裝樣）今天要是碰見他，（裝出不理他的腔調，傲慢地輕視他的樣子。）對！就這樣對他！（看名片）噲！什麼？今天來看我？嚶！（擲名片於地）什麼東西！（坐，思索，翻詩，念：）「雖然我們今天是第一面，然而在夢

中早就會了幾千萬遍；雖然忽忽的一面就立刻分離，然而我的心已經掛在你的心邊。」（按按心，念題：）「寄理想的女子」怎麼倒好像是寄給我似的？唉！（苦惱地。忽而又抬起名片。）看你怎麼樣，我今天徧不見你！（又念）「雖然我們今天是第一面，然而在夢中早就會了幾千萬遍；雖然忽忽的一面就立刻分離，然而我的心已飛到你的唇邊。」

（摸脣）簡直叫我上你的當！（沉思）唉！看他究竟怎麼樣？來吧！我見你！（忽有所悟，遍尋抽屜，抽屜落地，發大聲。）

甲小姐：（右聲）密斯李！你今天早晨怎麼啦？乒乒乓乓的！

乙小姐：她一早就咕咕咕咕的，也不知道在演什麼獨角戲！

甲：沒準兒，還關着甜人兒在屋裏呢！

李：好姊姊，你們把我吵醒的時候也有，別挖苦我啦！喂！密斯劉，你送我的那張「衣色調和表」呢？

甲：真是昏啦，你不是放你的錢包裏了嗎？

（李將表取出，看天氣，開箱子。）

丙小姐：（左聲）密斯李又起來那麼早！

丁小姐：（左聲）我們真倒霉，好容易禮拜天想多睡一回，右邊密斯李，左

邊密斯戊都乒乓乓的翻起箱子來啦！

戊小姐：（左聲較遠）別冤枉人！我今天還沒有起來呢！

丁：（笑）對不起，密斯戊，我今天說錯啦！

丙：密斯丁昨晚也不知做了什麼甜夢，到現在還不起來？

丁：密斯李今天天剛亮就起來啦！猫玩耗子似的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丙：沒準兒是和密斯周在講同性愛吧？

丁：得啦！密斯周昨天就告假回去啦！

李：就是給你們幾個人的夢話講醒的。什麼「親愛的，親愛的！」——現在

倒挖苦我來啦？

甲：別又扯到我們身上！你自己一清早就在念「我愛，我愛」的情詩還來說我們！

乙：怪不得學監說，一個人在屋裏，尤其是早晨晚上，唧唧唧唧自己在說話的人，都是出了毛病的女孩子。

李：別提起那個老黃婆啦！她自己才有毛病呢！上禮拜一位姓王的來找密斯張，她說密斯張出去啦，自己倒和那姓王的唧唧唧唧了半天，也不知說些什麼？

甲：那個老黃婆，昨天早晨說，你們禮拜天就起得來啦，平常就尼尼啞啞的不起來！我說，你禮拜天來看，我們起來不起來？今天徧徧密斯李起來得那麼早，又要做她的話柄了！

（那時李小姐已將箱中差不多顏色的衣裳換了七八次了。次次都在

窗口附近有陽光的地方看看。）

李：（看那張表）密斯劉！你們的研究太失敗啦！綠顏色在陽光底下並不特別漂亮呢！

乙：本來我也覺得不漂亮；不過在男子看來是特別漂亮的呢！

李：別胡說啦！你怎麼知道的？

甲：你還不知道嗎？那天她穿着一件綠衣服去會什麼桂弟弟，穿的時候還直對我懊惱顏色不好！可是那位桂弟弟說——對啦，還做了一首詩呢，什麼：

「就是那鮮紅艷麗的陽光，

也分外濃照着甜綠色的衣裳，

那不管美人的臉兒是濃抹是淡裝，

婷婷的嬌艷的影兒我如何能忘？

不管那美人的臉兒是濃抹是淡裝，

總像唯一的蓮花癡立於滿片綠葉的池塘！

花兒浴在那鮮紅艷麗的陽光，

婷婷的嬌艷的影兒我如何能忘？」

（笑）密斯李，你說多麼甜啊！假若你穿着去找你的甜人兒，也包管有甜詩來的。

乙：你看你的嘴多能幹！要是來了什麼甜人兒，早就讓你吞下去了！

李：今天的天會陰嗎？

丙：這樣的天那兒會陰！

（天偶然陰）

李：你看，不是陰了嗎？

乙：關於這層，密斯劉頂有研究啦！要是陰的春天，紫衣服就頂好看啦！所

以她是有一件紫色的披肩的。——這當然是她的甜人兒替她拿着的啦！天要是一陰，她就說：（作腔）「沒有太陽，可涼啦！」於是甜人兒就替她披上紫色的衣裳啦！你說這是多好的法子。你不是也有紫披肩嗎？就用這法子好啦！

李：紫披肩我有兩件，是用深的呢？還是淺的呢？

甲：現在是暮春，當然是用淺的；要是初春的話，那就該用深的啦！至於綠衣裳呢，現在應該用深一點的。不過也看上那兒去，公園同電影場就大不相同啦！

乙：你看，這不是她頂有研究嗎？

甲：什麼研究？不過是經驗中得來的隨機應變罷了！

乙：那麼不是服裝研究家，是交際明星了！

甲：你再挖苦我，回頭非報仇不行！

李：在屋子裏穿什麼好呢？

乙：紅花的就很別緻，漂亮！

甲：不過你粉要是擦得不多的時候，可別耽在光線太強的地方！

乙：不過密斯李這樣白的臉是不要緊的。

（李小姐穿好了紅花的衣服，搽粉。）

李：（輕輕地自語）他來末，就這樣談話；要出去呢，就換衣裳。（於是把

披肩與綠衣裳放在一起。收拾翻亂的箱子。）

丙：（對丁說）不看小說啦！起來吧！

丁：你不看，我一個人看！

丙：你不起來我可要鬧啦！

戊：你們兩個原來睡在一塊呀！（大聲地帶着笑）

李：怪不得說別人同性愛呢！（笑）

丙：起來吧！起來看看化裝了一早晨的美人兒吧！

李：……

僕：（在外敲門）……

李：誰？

僕：（門外）陳先生找您。

李：陳先生？

僕：（門外）陳先生。

李：陳先生？什麼陳先生？

僕：（門外）他說是陳遊菴陳先生。

李：真的是陳遊菴先生？

僕：是！他說昨天名片上和您約好的。

李：好，請他客廳坐坐，我就出來。（匆匆地走了一趟，至窗口喊。）老馬！

老馬！

僕：（在外）什麼？

李：你對他說我並不認識他。（忽忽地走半趟，又至窗口喊）老馬！好吧，

我就出來！（又回走一趟，又至窗口喊）老馬！老馬！

僕：（在外）什麼？

李：你說……你說……你說他並不認識我。

僕：（在外）李小姐，他是認識您的，他說昨天約您的。

李：好吧！你說，我並不認識他。

僕：（在外）是！

（李回而又想叫老馬者數次，終於遲慢地走到放綠衣裳紫披肩的椅背，推摸有頃，沉思地坐在它們上面。癡呆着又有頃，忽又立起，奔至門口，終於回來，沉思地坐下，忽然嗚咽起來。泣聲漸大。）

乙：密斯李！

（李哭聲更響）

丙：密斯李，你怎麼哭起來啦？

乙：剛才不還很高興的嗎？

甲，丁：她真演了一早晨的獨角戲。我們過去看看去！

乙，丙：（笑）她真是演了一場獨角戲！

——幕——

水中的人們

一九三五，一〇，三一稿。

時：一九三五。

地：中國災區。

人：王鄉紳，張升（男傭），巧蓮（女傭），陸英（女傭），張掌櫃，

王太太（王鄉紳妻），沈科長。

景：王鄉紳家之廳堂，幕開時；巧蓮在揩骨牌，陸英在套沙發套。

巧蓮：唉！

陸英：巧媽。好好的又嘆什麼氣？

巧蓮：嘆什麼氣，還不是嘆命苦。

陸英：命苦，命苦難道還會比我苦嗎？我從小就一個人做死做活的做到現

在；沒有一個人可憐我，關心我，你至少終還有爸爸媽媽疼愛你；現在

也還有家可以回去。

巧蓮：回去，這幾天我是天天想回去一趟，堰頭鎮聽說已經有了水，那麼我

們家鄉說不定也就要遭殃了。我自然要回去望望爹娘。

陸英：外面的消息可真不好，說是上堤決了後，怎麼樣搶堵都沒有用，搶堵的人淹死了不知道多少，堰頭以下稍微有錢的人家都逃跑了。你要回去倒應當快一點。

巧蓮：前些天同太太說，太太說是沒有什麼關係。前天我又同她說，她說老爺這幾天不高興，你一回去更沒有可靠的人了。昨天晚上聽老爺說起上壩地方水都有一尺深，那麼我們鄉下怕也已經有水了，我真不知道我的爹娘現在怎麼樣的了。我想今天同太太說，明天一早就去。

（外面門鈴響。）

陸英：該是老爺回來了。（下）

（王鄉紳上。）

巧蓮：老爺回來啦。

王老爺：太太呢？

巧蓮：在樓上吧。

（王到寫字檯前坐下，翻翻報紙，放下，又拿算盤出來，算。）

（王太太上。）

王老爺：張升是不是到東鄉去討租啦？

王太太：上午就去啦。

王老爺：怎麼這時候還不回來？

（巧蓮這時已把骨牌揩好，放到西壁的櫥裏去，這時王太太正到沙發上坐下。）

巧蓮：太太，聽說上壩都有水啦，我爹娘真不知道怎麼樣，明天早晨我想回去看看。

王老爺：怎麼，你要回去？這幾天風聲正緊，我也許就要搬家，你現在要回

去，不是故意同我爲難嗎？

巧蓮：老爺，我們家還在這裏上面，要是這裏風聲正緊，那麼我的爹娘真不知道怎麼了，我回去看看爹娘，如果看着了立刻就可以回來的。

王太太：那麼你去一趟有什麼用呢？

巧蓮：我想同她們一同來，再打發他們到上崗鎮去，上崗鎮那面有我姨娘。他們到了那裏，離堰頭鎮就遠得多了。

王老爺：巧蓮，這時候，我正要用着你，你要回去；你要回去，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但是去了也不用再來；你如果好好在這裏做，嫌辛苦，我加你一點工錢就是了。

巧蓮：老爺，我在這裏做做也已經有了一年多，又嫌什麼辛苦，實在因爲我爹娘沒有人照顧，現在又來了大水，我又沒有哥哥弟弟，他們又不肯離開家鄉，所以我想回去一趟。

(陸英上。)

陸英：老爺，張升已經把那種田人找來了，等在外面。

王老爺：噢，噢！（王老爺下。）

王太太：巧蓮，你的孝心我完全曉得的，不過老爺這幾天心境真是太亂，你一走，我們家裏不就少了個幫手？上壩有一點水想來一定不是太大，要是大了，你爹爹又不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兒，他是一定會到這裏來看你的，是不是？我想還是我替你寫一封信去，叫他們風聲一緊就來這裏尋你。好不好？

巧蓮：（躊躇一下）也好，那末太太今天就替我寫一寫吧。

王太太：自然啦。

王老爺（聲）：你們有苦處，難道我沒有苦處？我的田又不是你們一家種，你也欠，他也欠，叫我吃什麼呢？我還要付錢糧，還要付這個捐，那個

捐，——我可憐你們，誰來可憐我？現在限你三天，至少也要還我一半，……我那有工夫整天管你們這點事，下回不還，我只好把你交給巡警去。

王太太：老爺這幾天脾氣真是大得厲害。偏偏什麼事情都堆在一起，外面風聲那麼緊，可是現錢只是收不攏來。

巧蓮：可是，太太，可是種田的真可憐，還得出誰不願意還，每年旱災，水災的！……

（王老爺上。）

王老爺：真是王八蛋，那些種田的！這樣那樣，說起來裝得死氣沉沉的。橫豎終是想法子要賴租，他們正存心在等那大水，大水一來，借此機會，就可以什麼都不理啦。賑災，賑災，其實他們有什麼災，田可不是他們的，稻又不是他們的，田賦又不是他們付的，只是種種，吃吃；水災來

啦更好，借此就可以賴掉去年的舊欠。（稍停）叫張升來。

（巧蓮出。）

王太太：你也少發一點脾氣吧，對這種人發脾氣又值得什麼。

（張升上。）

張升：老爺！

王老爺：你到縣政府請沈科長來吃中飯，說我有話同他商量。

張升：是。

（張升下。）

王太太：你又請他商量什麼事？

王老爺：現在堰頭縣方面難民來了許多，我怕他們那一天都可以作亂，我們的米舖怕頂有危險，所以我想請他來，請他多派些警察來保護保護。其次我想問問他，到底上面幾縣大水是怎樣啦，也許他們的消息會亮一

點。

(巧蓮上。)

巧蓮：老爺，外面有幾個學生要看老爺！……

王老爺：你說我不在家好啦。

巧蓮：他們已經進來啦。

(中學生三四個上。)

學生甲：啊，這位就是王先生。王先生，現在上面幾縣的水很大，災民陸續

來的已經有一千多名。他們伴着老娘，抱着孩子，衣裳沒有穿，東西沒

有吃，所以大家能幫助幫助他們，讓他們……

王老爺：是，我知道。我也同你們一樣着急，也是同你們一樣熱心的；不過

實在不瞞你說，我已經叫米舖裏撥五擔米給賑災會去啦。我想這比錢終

來得直接些。

學生乙：王先生慷慨，我們很知道的；這次因為事情太突兀，而賑災會還沒有來賑，我們現在只是想暫時維持這些難民，等賑災會來再想具體的辦法。

王老爺：既然這樣，我就捐一元錢好了。

學生甲：災民實在多，這裏戶口又少，所以像王先生那樣，只好再請多幫助些。

王老爺：（已把一元錢取出）我身邊也沒有多帶錢，我想下次再看吧，反正我常常到縣政府去，我去同他們商量個具體辦法纔對，靠這樣另辟捐捐終不是澈底辦法。

學生丙：……

（張掌櫃上。）

張掌櫃：……

王老爺：啊，張先生。

王太太：張先生，有什麼消息嗎？

（學生乙寫收條，甲交給王。）

學生甲：王先生，我們替災民謝謝你。這是收條。那麼我們去啦。

王老爺：啊，對不起，不送不送。

（學生下。巧蓮上，敬茶奉烟。）

張掌櫃：他們又是捐款來的嗎？

王老爺：可不是，捐款，捐款，捐來的錢還不是落了官僚的袋裏。

張掌櫃：真是。去年上海的朋友說，學生們書也不讀啦，老是忙捐款；先是

捐什麼慘案，又是捐助什麼路軍啦，再是捐旱災，水災。可是捐來的錢

呢，都到了有些人的袋裏去啦，據那位朋友親自聽得的說，借此發財的

也有五六個人。所以國家越多事，內地越多災，做官的越是可以發

財。真正苦的倒是我們商人。

王太太：可不是，要是前年水災時候，捐來的錢真是好好兒做防禦工作，今年何至於還有這樣大災。現在，你想，這裏不知道有危險沒有？

張掌櫃：要是下堤不再決啦，那末雖然上堤水大些，這裏至多不過一二尺水，想不至於太危險。

王老爺：不過地方上也就夠不安啦。現在上面災民逃來的真不少，我怕我們的店會有危險，剛才我叫張升請沈科長來吃飯，我想請他多派些警察來保護保護。舖子裏可有別的消息？

張掌櫃：沒有什麼消息。這裏一點現錢（從懷裏拿錢）一共是二百七十元，我特地拿來給你。（將懷裏的錢，拿出交王。）泥水匠已經完工啦，我想要是一二尺水終不要緊的，水災以後，米價一定會大漲，那時候我們生意總會好一點的。

(沈科長上。)

王老爺：啊，沈先生。

張掌櫃：啊，沈科長，好久不見。

沈：好久不見。你好？王先生，你又有些什麼事要商量？

王老爺：大事是沒有，不過我想曉得到底上面的水大到怎樣了？

沈：上面的水聽說是不得了，災民來的真不少，縣政府方面終想打撥他們到別處去些，可是就在這裏也已經很多；鄉下也時常有搶劫；不過我想要是下堤不再潰決，這裏終還不至於太危險。現在正在防備，據說終算還

牢固。

王老爺：那麼治安方面呢？

沈：城裏我終還有把握，現在因為災民多，搶劫也多了許多了。

王老爺：不過我們這幾家鋪子，希望沈先生特別給我們一點幫助。

沈：這自然可以，我明天就多派些人到那邊去好了。

王太太：巧蓮，你去看看，要是飯好啦，就叫他們開飯。

（巧蓮下。）

張掌櫃：沈先生，到底現在有多少災民就在這裏？

沈：大概終有一千左右吧，一大半是女人和小孩子，男的現在有許多已經打

撥他們去防堤了。

王老爺：剛纔學生又來募捐，說是幫助災民的；不知是不是做防堤的工錢？

沈：工錢，那裏還有工錢，有粥吃已經好了，學生們捐的是想幫助那羣女人

同小孩的。各處報上說捐款捐款，拿到這裏來真是極少極少。

（巧蓮上。）

巧蓮：飯開好啦。

王老爺：吃飯去吧。

（大家出，巧蓮在房內收拾茶杯……等。）

（張升帶着巧父在門口窺探，巧母跟在後面。張升下。）

巧蓮：啊，爸爸，你怎麼會來的？

巧父：我們同許多人逃難，逃難到這裏，我們問了好久纔問到。

（巧母上。）

巧母：自從聽到堰頭鎮堤決了以後，水一天天漲起來，我們田早就沒有法子

管，總想你會回來看看我們……

巧蓮：我天天想回來，可是這裏他們都不讓我離開；現在你們來了，我也放心，明天你們先到上崗鎮去住些時好了。爸爸，家裏情形到底怎樣的？

巧父：家裏又怎麼樣，先是老爺們來討欠租；我們哪裏還有剩穀還他，只好把你帶給我們的錢算了穀價還他一點，後來鄉下人大家去堵水去，老爺們還是在自己打算自己，聽說都把現錢藏了起來，有的逃了，不逃的也

早預備好船……

巧母：你爸爸只想到前面去搶塔去。那不是給水一沖就完了嗎？所以我死也不放他去。後來聽說去的人死了不少。

巧父：要不是你媽，我恐怕早就去了，恐怕一同死在裏面也說不定的。不過我甯願去死，我們一輩子都在我們的土地上生長，現在大水來了，我們自然要去堵塞去。我瞧不起那些老爺們，平時能能幹幹，對我們作威作福，大水來了比我們先逃，還要預先向我們刮錢，討租……

巧蓮：爸爸，輕一點吧，你太急了。媽，七媽媽她們怎樣了？

巧母：七媽媽本來是一同逃來的，後來就失散，不知在什麼地方了，她兒子毛兒去搶塔過，說起窮人們真是可憐，站在屋頂上等救命船，救命船少，人多，那裏救得盡，有的餓死了，有的就淹死了……

巧蓮：據說鎮上的舖子都搶光了，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巧父：上面逃來的災民餓得沒有辦法，自然都要拿東西吃，一遇到水漲，人就亂了，舖子的東西眼看就要被水淹了，看了也可惜，餓得發昏的人那裏不想拿些來吃吃呢？可是舖子的貨物早已搬到樓上，下面還有警察拿着槍在看守，誰去拿去，就要開槍的。

巧蓮：警察有船，怎麼不去救人呢？

巧父：這船並不是警察的，是舖子老闆的，老闆買來船僱警察來看守舖子，所以誰來搶他就要開槍。

巧蓮：爸爸，不過警察爲什麼要聽他們話呢？要是我死也不去做警察。

巧父：我不是說他們拿老闆的錢嗎？正好像你拿了東家的錢要來這裏做活一樣。

王老爺（聲）：誰在那裏嚷。（上）

巧蓮：老爺，是我的爹媽從家裏逃出來了，他們告訴我鄉下的事情。

巧父：老爺。

（張掌櫃沈科長王太太上。）

王老爺：這是巧蓮的爸爸，他們剛從家裏逃難來的。

王太太：大水怎麼樣？

巧父：真是不得了，田都被淹完了！

沈科長：啊，家裏的水災怎麼樣？你們那地方同逃來多少人？

巧父：前前後後總有兩三百人吧。

張掌櫃：又是兩三百個人！

王老爺：真的是兩三百個人？老沈，我想警察應當早一點派來。

沈科長：我一回去就派。

（張升上。）

張升：啊，外面聽說下堤很危險了，徵大家去搶堵去。啊，老爺，我現在就

去吧。

王老爺：下堤很危險了？張升，我們的船要預備起來了。你還去幹麼？

張升：老爺，我的家就在這裏，我爸爸是種田的，這地方就是我們的家，我

們自然要保護這家，……

沈科長：王先生，我怕縣裏有事，我先去了。

王老爺：那麼警察請立刻派來。

（沈下，王送他到門口。）

張掌櫃：張升，你還是不去吧，你知道到前面去是很危險的。

張升：都怕危險，那麼讓大水來麼？

巧父：可不是麼？做官的修堤時候，一點不想到危險，偷工減料的把錢都措

油啦，隨隨便便是築堤，再也不想後來的危險；等到水發了，又怕

危險起來。啊，堵堤去，好，我也去。我本來早就去了，因為家，現在

有了她女兒，我還怕什麼，去，去。巧蓮，你同你母親早一點到上崗鎮去。

（巧父下，張升也同下。）

巧蓮：爸爸！爸爸！（追出去。）

巧母：老老。

王老爺：張升，張升。

王太太：張升，我可要扣你工錢的。

（巧蓮上。）

巧蓮：太太，我今天到上崗鎮去，陪我母親去。……

王老爺：你不要去，你去以後就不要來啦。

王太太：巧蓮，你在這裏幫我忙。我終不會虧待你的。

（小夥計上。）

小夥計：張先生，舖子不得了了，許，許多人都來搶搶米來了。

王太太：什麼？
王老爺：什麼？

張掌櫃：搶我們米舖？

小夥計：是的，老爺，一大羣人擁進來，我們沒有法子了。

張掌櫃：啊，我去，我去，我去找沈科長派警察去。

（張掌櫃下。）

王太太：怎麼辦呢？

王老爺：……

巧蓮：太太，請太太撥我一點工錢！……

（陸英急忙上。）

陸英：太太，不得了。災民都從大門擠進來了！……

王老爺：什麼？

王太太：真的嗎？

聲：老爺，借一點飯吃，借一點飯吃。

（聲頗嘈雜，忽然有槍聲，呼叫之聲大作。）

——幕——

本書作者著作

風蕭蕭
鬼戀
一家
齋神
婚事
百靈樹
太太與丈夫
爐火
幻覺
烟圈
期待曲
阿拉伯海的女神

吉布賽的誘惑
荒謬的英法海峽
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四十詩綜
潮來的時候
母親的肖像
生與死
黃浦江頭的夜月
兄弟
海外的鱗爪
西流集
蛇衣集

成人的童話
海外的情調
春菲集
鳥語
彼岸
結局
私奔
傳統
野花
鬼戲
契約
輪迴

鬼
戲

每冊實價港幣一元七角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

著 者 徐 訥

出 版 者 夜 窗 書 屋

發 行 者 大 公 書 局

南 洋 總 經 售 星 洲 · 檳 城 · 吉 隆 坡 世 界 書 局

承 印 者 嘉 華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香 港 德 輔 道 西 三 〇 八 號

